

世界上下五千年(三)

世界近代史 (六)

余东亮 主编

目 录

革命政府与恐怖	员
雅各宾专政的瓦解	愿
反罗伯斯比尔的阴谋	愿
热月政变的经过	缘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悲剧	愿
巴贝夫“渎职”与坐牢	缘
为平等而密谋	愿
反对艾贝尔派、丹东派的斗争与风月法令	愿
革命断头台上的革命者：丹东	愿
从阿尔西到巴黎	愿
革命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革命	缘
与罗伯斯比尔的较量	愿
溅血断头台上	愿
人民之友：马拉	缘
拿 破 仑	苑
教皇必须对我宣誓	苑
百 日	愿
愿愿年的法俄战争	愿
拿破仑入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战争	缘
“大陆封锁令”的颁布与执行	愿
拿破仑吞并葡西两国	愿
扑不灭的游击战烈火	员

英国获得进攻法国的基地	页缘
第五次反法联盟与第四次法奥战争	页怨
1805年初的欧洲形势	页园
奥法双方走上战场	页圆
法军初战获胜	页缘
争夺阿斯佩恩和艾斯林	页苑
退守洛鲍岛后的应变措施	页员
双方重新选择战场	页猿
法军渡河与奥军反击	页远
瓦格拉姆之战	页愿
对奥和约的签订与联盟的瓦解	页员
滑铁卢战役	页圆
拿破仑究竟是怎么死的？	页苑
法国历史上的“铁面人”是谁？	页怨
波旁复辟王朝	页猿
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	页苑



革命政府与恐怖

1793年夏天，形势更趋恶化，联邦党叛乱，因 7月 10日被软禁的一部分吉伦特派领袖从巴黎出逃而迅速蔓延开来。西北部的冈城成了暴动的中心，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随之响应，他们建立了一支以温普芬将军为统帅的军队，准备向巴黎进军。里昂是中部叛乱的中心，军队的指挥权落入王党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手中，他们与撒丁王国的入侵军取得了联系。在西部，得到英国支持的旺代叛乱继续扩大，卡特利诺等指挥下的旺代军攻下索缪尔和翁热，企图攻占南特。到 7月中旬，全国 28个省中大约有 14个省卷入了叛乱。

与此同时，前线也节节失利。英国直接参战，约克公爵指挥的汉诺威军在荷兰军的支援下包围了敦刻尔克。科堡亲王统率的奥地利军包围北部边境诸要塞，贡德和瓦朗西安相继陷落。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军夺取了美因兹，进而包围兰道。撒丁王国的军队进逼萨瓦。西班牙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鲁西荣推进。英国舰队封锁了法国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科西嘉岛宣布脱离法国。

英国的封锁和国内的叛乱使粮食供应遭到阻绝，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指券到 7月份已降到票面值 1/3以下。7月 15日，雅各宾派著名领袖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夏洛蒂·科黛刺杀。巴黎的气氛更形紧张。代表下层群众利益的“忿激派”要求实行恐怖，惩罚投机商，派革命军到农村征集粮食，逮捕一切嫌疑犯，清洗和改组军队等。8月 10日，巴黎群众手持武器走上街头，提出了“对暴君作



✧ 世界上下五千年 ✧

世界上下五千年

战！对贵族作战！对囤积居奇者作战！”的口号。肖梅特率领代表团向国民公会坚决要求“把恐怖提上日程。”

这样，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和下层群众的强大压力，就把掌权的雅各宾派推上了革命专政的道路。

一般把 1793年 9月 10日宣布革命政府的法令看作是恐怖统治正式开始的标志。实际上，9月对救国委员会的改组和 10月宣布 1793年宪法暂停实施，说明革命专制制度已经形成了。

10月 20日成立的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既没能驱逐入侵之敌，又没能预防联邦派的叛乱，也没能解决经济危机。9月 10日进行改选，丹东派分子落选，圣茹斯特、库东、圣安德烈等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9月 10日，罗伯斯比尔加入救国委员会。再经过 10月和 11月的调整，人员就固定下来，罗伯斯比尔派掌握实权。

自 9月全民投票批准宪法之后，全国约 10万个公社的代表来到巴黎，参加 10月 10日革命周年纪念日表示拥护宪法。10月 10日，丹东派德拉克鲁瓦在国民公会提议根据新宪法筹备进行立法议会的选举。当天晚上，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予以坚决驳斥。10月 10日，各地代表向国民公会提议延期实施宪法，丹东发言表示赞成。10月 10日发出总动员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0月 10日，巴雷尔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在阴谋包围我们时不能够简单地实施和平时期使用的宪法法律”。

革命政府的理论纲领，在圣茹斯特 1793年 9月 10日的演说及罗伯斯比尔 1793年 10月 10日和 1793年 10月 10日的演说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圣茹斯特指出，鉴于危急的形



势，直到和平实现之前，宪法应当被搁置，政府应当是革命的机构。罗伯斯比尔则指出，宪法政府只能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战时就得暂停，否则将会导致自由的毁灭。宪法政府的目的是保存共和国，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创建共和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内战，因此革命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以应付危急形势。和平时期政府的生命力在于施行仁政，战争时期政府的生命力既在于施行仁政，也在于实行恐怖；没有仁政的恐怖会祸国殃民，没有恐怖的仁政会软弱无力。

革命政府的组织纲领是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和俾约 原瓦伦的提议，先后于 1793 年 9 月 17 日和 9 月 29 日通过的两个法令。它们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是革命政府的法律依据。这两个法令规定：最高权力属于国民公会，它同时兼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临时执行会议、各部部长、各军将领都受救国委员会监督；治安委员会负责国内的警察事务；被派遣到各军和各省去的议会特派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受救国委员会监督和指导；设置由中央任命的国务专员，负责在各地实施中央的法律。这两个法令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全国的权力集中于巴黎，各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救国委员会。

革命政府是由救国委员会、治安委员会、革命法庭以及地方革命委员会等组成的。

救国委员会是革命专政机器得以运转的主轴。它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法案一般都获通过。它是雅各宾专政的决策机关，起着责任内阁的作用。

治安委员会是革命政府的另一重要机关，负责国内的警察和治安事务，被称为“恐怖部”。1793 年 9 月 17 日国民公会决定，此后治安委员会人员的名单由救国委员会联合提



名。经改组后，成员保持为 10 人。

革命法庭负责审理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和危及共和国安全的罪行。它的判决不得上诉或推翻。1793 年 10 月 1 日进行改组，其成员由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联合提名。改组后，审判员由 12 人增至 21 人，陪审员由 10 人增至 16 人，检察长下属检事 12 人。法庭分成 3 组进行工作，简化了审判程序，加速了审判速度。

革命政府通过派遣到各省和各军的特派员、设在各县的国家专员以及各地方革命委员会，把中央的法律和政令推行到全国。

革命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

在军事方面，颁布总动员令和改组军队。1793 年 8 月 1 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由卡尔诺和巴雷尔起草的“全国总动员令”。该令宣布，“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法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要为战争出力；国家的一切物资都被用于战争；18 岁至 25 岁的未婚男子为第一批应征对象。到 1793 年春，法国拥有 15 个军，兵员总额近百万。1793 年 9 月原则上通过的关于把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制的法令在 1793 年春开始实行，两营义勇军和一营正规军合编成一个“半旅团”，欲使前者的爱国精神和后者的纪律性结合起来；废除了旧军队的白色军服，改行义勇军的兰色制服；把大多数贵族军官清除出军队，同时从下层提拔高级将领；新军官们发挥主动性，克服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创造适应于新军队的战略战术；军队特派员对指挥官进行严厉监



督，任何无能和疏忽都被视为对共和国不忠；动员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军需生产作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为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法国革命史》作者勒费弗尔评论道：“一支真正全民族的军队奔赴战场，这是自古以来第一次；一个民族成功地装备和供应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也是第一次——这就是共和二年大军的新特点。”

在经济方面实行统制政策，颁布严禁囤积垄断和全面限价的法令。1793年 7月 15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垄断的法令规定，囤积垄断是重大的罪行，凡储藏有所列举的几十种日用必需品者必须于一星期内向当地政府申报，并于申报后三天之内分成小份出售，抵绝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均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刑事法庭根据此项法令所作的判决不得上诉。鉴于 1793年 8月 1日颁布的谷物最高限价法未能施行，10月 15日又通过全面限价令，对凡属于 7月 15日法令中列举的日用必需品均规定最高限价。除谷物、面粉、饲料、烟、盐及肥皂的价格须全面统一外，其他必需品的价格由各县规定，其标准为当地 1790年的市场售价再加 1/3 违者买卖双方均处以所售物品价格之加倍罚金，并列入嫌疑犯名单。同时规定工资的最高限额为 1790年标准再增加 1/10 这些法令可以认作是雅各宾派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此外，为保证军需和城市的供应，政府还采用征发制、国营制和配售制来管理经济。全国的所有资源、农民的农副产品、手工业者的制造品，都在征发之列。对外贸易、邮政和军事运输、银行和股票交易，都受政府的严格监督；政府直接创建了一些工场，又以提供原料和劳动力的办法控制私营工场的生产，征发产品，限制价格。在巴黎和一



✧ 世界上下五千年 ✧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

6

些大城市曾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口配限制价格。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曾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口配售制。为了保证上述政策的实行，于 1793 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了以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被称作“第 101 军”。

在政治方面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嫌疑犯令。179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的嫌疑犯令规定：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未能按规定证明其生活方法及已履行公民义务者，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吏，前贵族及其亲属或亡命者的代理人而未经常表现热爱革命者，革命期间出走的亡命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各地监视委员会或代理其职权的其他委员会应在其辖区内编制嫌疑犯名单，并将他们收押，监管到和平时为止。这项法令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无疑是可怕的威胁，但由于条文内容含糊和执行中的偏差，而使嫌疑对象不仅及于已犯罪者，且及于可能要犯罪者；不仅有贵族，还包括经济、宗教政策的反对者。据估计，到 1794 年 5 月，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 100 万之多。

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加紧了工作。1793 年 10 月 1 日先后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包括布里索、维尼奥在内的 100 名吉伦特派分子，罗兰夫人等判处死刑。随后又把奥尔良公爵菲力浦 原平等，斐扬派的巴伊、巴纳夫以及一些将领送上断头台。派往各地的特派员拥有极大权力，各行其是，使中央对他们失去控制。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弗雷隆、卡里埃、罗维尔、塔利安等都曾在他们的派驻地，主要是叛乱地区进行过激的屠杀。据格里尔统计，仅被直接判处死刑者约近 10 万 7 千人，如果加上未经审判而处死者（不包



括在内战战场上杀死者)，则达 猿万 缘千—源万人。在所有业经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 愿豫，教士占 远豫，而原来的第三等级则占 愿豫。恐怖使革命政府以强制力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

雅各宾革命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战争措施，使他们能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员愿年夏秋，共和国的军队先后攻下了由叛军占领的重要城市冈城、马赛、里昂、波尔多，后又收复被英军占领的土伦，从而平定了联邦派的叛乱。员—员月间，控制了旺代全境。

此时，适逢反法同盟各国矛盾重重，指挥不一，故法军在前线也节节胜利。怨月 远—愿日，乌沙尔的北路军在昂德斯科特击溃了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解除了英军对敦刻尔克的包围。虽然法军没有乘胜追击，胜利并不完全，但它是雅各宾派执政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员月 员—员日，继任北路军司令的儒尔当在瓦迪尼击败科堡亲王率领的奥地利军，进入莫伯日。这次胜利虽非决定性的，但它增强了法军的信心。员月底，奥什的摩泽尔方面军和皮什格鲁的莱茵方面军攻入维桑堡防线；员月 员日，击败了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奥联军，解了兰道之围，收复了阿尔萨斯。在东南方，克勒曼的阿尔卑斯方面军赶走撒丁军队，收复了萨瓦。在南方，西班牙军队也被逐出鲁西荣，退回比利牛斯山南麓。

到 员愿年底，法军已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使战场移到国境线之外了。员源年春，根据卡尔诺的战略部署，以新任司令皮



什格鲁的北路军为主力，对科堡率领的奥地利军发动进攻。远月 圆日，阿登方面军和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占领沙勒罗瓦。远月 圆日，两军在弗勒鲁斯会战中击溃奥军主力 员万人。皮什格鲁和儒尔当两军于 苑月 愿日会师攻入布鲁塞尔，然后分兵对付英荷军和奥地利军，向荷兰和比利时继续推进，于 苑月 圆日占领安特卫普和列日，进而控制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法军在弗勒鲁斯战役中赢得决定性胜利，第一次反法同盟遂趋瓦解，外国武装干涉暂告结束。革命政府的恐怖政策获得了成功。

雅各宾专政的瓦解

雅各宾专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在它内部包含着必不可免的瓦解因素。雅各宾派在国民公会中只占少数，它的力量在于同下层群众结成联盟，但这种联盟只是暂时的、有限度的，不可能长期维系在一起。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一度行之有效，但它仅出于形势所迫，只是权宜措施，绝非长治久安之计。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由各个社会阶层代表组成的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忍辱负重，一致对外。一旦危象解除，内部分歧顿现激化，从相互倾轧变成生死搏斗，终于导致专政的瓦解。

雅各宾派区别于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的主要之点，在于它颁布较激进的土地法令和实施严厉的限价政策，以牺牲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为代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乡劳动群众的当前愿望。但这种政策是有限度的。在公布 员年 远—苑月三个土地法令的同时，猿月 愿日关于凡宣传“土地法”



(无偿平分土地)者均处以死刑的法令却没有被废除。罗伯斯比尔认为“土地法”“只是骗子们为了恐吓糊涂虫们所捏造出来的幻想”,“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在 1793 年 10 月 10 日全面限价令中,同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额。1793 年 12 月 10 日剥夺工人集会结社权利的勒·夏珀利埃法也依然生效。直到热月 10 日(1794 年 7 月 10 日),即热月政变前四天,罗伯斯比尔派的公社还公布了巴黎工资的最高限额。雅各宾派领袖们终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厌恶“统制经济”,认为它只是战时被迫采取的权宜措施,不允许它超出革命防御所必需的范围。他们的出发点是与下层城乡劳动群众不同的,因此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稳固的联盟。1793 年 10 月逮捕“忿激派”领袖扎克·卢和瓦尔勒等,就是此一联盟发生裂痕的标志。

雅各宾派内部的斗争导致联盟的破裂和罗伯斯比尔派的孤立。雅各宾派内部分为左、右、中三派,即埃贝尔派、丹东派和罗伯斯比尔派。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严厉实行限价政策和恐怖措施。各派都想执掌政权,操纵两委员会。埃贝尔派是继“忿激派”之后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者,他们控制着巴黎公社。埃贝尔认为,一切罪恶都是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断头机。他在《杜歇老爹报》上写道:“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他们指责丹东派是“催眠派”,指责罗伯斯比尔派是“新催眠派”。丹东派较多地承继了吉伦特派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并要求“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丹东支持德穆兰创办《老哥德利埃报》,猛烈抨击恐怖政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



✧ 世界上下五千年 ✧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

派，而且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处于中间地位，受到两面攻击的罗伯斯比尔派则是主流派，他们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这场斗争从 1793 年 9 月以后日渐加剧。罗伯斯比尔派起初是摇摆不定的。1793 年 10 月狂热的反基督教运动造成严重混乱，罗伯斯比尔联合丹东使国民公会于 1793 年 10 月 26 日通过了信仰自由令，从而给埃贝尔派以初步打击。丹东派于 10 月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改组救国委员会，又使罗伯斯比尔对他们失去信任。10 月 28 日，他对左右两派都作了谴责。

从 1793 年初起，罗伯斯比尔派迫于形势而继续向左转。10 月 29 日和 11 月 1 日（风月 29 日和 1 日），圣茹斯特提出的风月法令规定：凡经审查被确认为“革命敌人”者应拘禁到和平实现时为止，其财产应被没收，无偿分配给“赤贫的爱国者”。此法令是极难实行的，事实上也始终未曾兑现，但它表明了罗伯斯比尔派继续推行恐怖政策的决心。然而，埃贝尔派却想乘机举行暴动以夺取政权。

于是，救国委员会决定分别镇压左右两派。11 月 1 日—2 日夜，逮捕了埃贝尔派主要代表人物埃贝尔、隆森、樊尚、摩莫罗、克洛斯等，于 11 日送上断头台。11 月 3 日夜，逮捕了丹东派主要代表人物丹东、德穆兰、德拉克鲁瓦、菲利波等，于 11 日送上断头台。在打击两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集权。11 月 4 日解散了由埃贝尔派掌握的革命军；11 月 5 日取消了临时执行会议；11 月 6 日处决肖梅特，11 月 7 日逮捕帕什，进而彻底改组巴黎公社，代之以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反对派被镇压了，政府的权力更集中了，但专政的群众基础也被瓦解了，掌权的罗伯斯比尔派陷



于孤立。圣茹斯特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写道：要使恐怖政策不成为两面锋刃的武器是极困难的，革命已经冰冷了。

罗伯斯比尔派曾指望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以求革命的团结。然而，强大的新反对派暗流已在形成。这次新斗争的场所不在政府之外，而在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内部。它的意义客观上超出了派别倾轧和争权斗争的范围，超出了斗争参与者的主观想象。

救国委员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分歧。极左派俾约 原瓦伦和科洛 原德布瓦，对罗伯斯比尔等处决埃贝尔派、一度保护丹东派深感不满。温和派卡尔诺、兰代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对罗伯斯比尔等左倾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恐怖措施极为反感。他们都反对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东的“三头政治”。治安委员会同救国委员会之间有着权力之争，经常发生磨擦。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对罗伯斯比尔的权势感到不安。在国民公会中，塔利安、弗雷隆、布尔东、勒让德尔等一批人则对罗伯斯比尔恐怖政策的下一打击步骤深怀恐惧。反对派的矛头集中指向罗伯斯比尔。关于他“独裁”、“专制”的指责已经时有所闻，刺杀他的事件也屡次发生。

遭到孤立的罗伯斯比尔派决心继续实行恐怖，清除所有反对派。1793年 远月 15日（牧月 15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由他和罗伯斯比尔共同起草的“牧月法令”，虽遭强烈反对，仍获通过。该法令以含混的定义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宣布：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规定：被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决不准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预审制度也被取消，



审判程序大为简化。连国民公会议员也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等的命令就可直接送交法庭审讯，而毋须通过议会决定。从此开始了所谓“大恐怖”阶段。罗伯斯比尔派的主观意图是严厉打击革命的敌人，但客观效果却并非如此。此一阶段恐怖的特点是，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民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从 1793 年 7 月到 1794 年 6 月的 11 个月中，巴黎共处决 16500 人；从 1794 年 6 月到 7 月 26 日的 20 天中，则处决 1793 人。7 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僧侣仅占 1%，中下阶层约占 99%，其余为军政官吏。

从 1793 年底起，特别是 1794 年 7 月弗勒鲁斯战役给反法联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以后，人们对革命的胜利确信无疑了，因而对“贵族阴谋”的恐惧、报复的欲望、激进的狂热都开始减退了。恐怖的象征物——断头台遭到巴黎人民的冷遇甚至厌恶，不得不迁移到更僻远的地方。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反丹东派和埃贝尔派的斗争中罗伯斯比尔派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恐怖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由此，以罗伯斯比尔派为核心的雅各宾专政，作为行使恐怖的机器，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1794 年 7 月 26 日的热月政变，把罗伯斯比尔等人也送上断头台，以此作为雅各宾专政悲剧式的幕终。

反罗伯斯比尔的阴谋

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城乡广大劳苦群众仍然十分贫困，濒临破产边缘。农民对征粮制、农产品固定价格政策怨恨不



已。城市工人对政府规定的工资最高限额及保留制宪议会制定的勒·夏珀利埃法深为不满。1934年春，政府给工商业者发放补助金，恢复奢侈品生产，减轻对投机行为的惩罚，更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甚至引起各行业工人罢工。广大劳动群众对雅各宾政府的经济措施大失所望，对政府逐渐疏远，甚至抱有敌意。

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投机家，对雅各宾政府向富人征收特别税、实行最高限价法和极端恐怖政策痛恨万分。1934年夏季，企望能够自由积累资金、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的大资产阶级认定共和国已经巩固，封建王朝无从复辟，不愿再忍受雅各宾政策的束缚，准备打倒雅各宾派取而代之。

当大资产阶级和城乡劳动群众都对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政权的政策日益不满时，在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中，反对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

从原则上说来，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具有同等权力，重大事件应由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决定。但后来救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增大，经常撇开治安委员会，独自草拟重要报告，处理各项重大事务，甚至连治安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务，救国委员会亦不和它商量，独断独行。革命法庭是由治安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管理的机构。1793年 远月 远日，罗伯斯比尔和库东事先未和治安委员会商讨，便起草并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有关革命法庭的法令。罗伯斯比尔等人的这种做法侵犯了治安委员会的权力，后者十分不满，所以当国民公会讨论这个法令草案时，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始终默不作声，以缄默来对抗。救国委员会内一部分人对罗伯斯比尔及



其拥护者的威信与日俱增，深感不安。卡诺曾说：“倘使某一个人的功绩，甚或他的德性当作不可少之物时，就是共和国之不幸。”俾约原瓦伦说：“爱护自由之民族，应当留意那些居高位者所具之德性”。到1793年夏天，在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中，反罗伯斯比尔及其忠实拥护者的委员逐渐形成了多数。

国民公会中的弗雷隆、巴拉斯、塔利安、富歇等也互相逐渐靠拢，形成了一股反罗伯斯比尔派的力量。巴拉斯是一个狡诈的政客、投机家。弗雷隆与丹东派主要人物德穆兰同学，并为其妹密友。热月政变之后，他采取种种残暴手段迫害罗伯斯比尔的支持者们，公开声称要为丹东和德穆兰兄妹复仇。巴拉斯、弗雷隆二人都在外省当过特派员。塔利安是在丹东帮助下被选进国民公会的。他在波尔多任特派员时，贪赃受贿、庇护投机商，并且肆意扩大杀戮范围，把数千人送上断头台。富歇是里昂的特派员，他在那里也制造极端恐怖。各地的爱国者控告国民公会的特派员在外地贪赃枉法，滥施恐怖，巴拉斯、弗雷隆、塔利安、富歇等人被召回巴黎。罗伯斯比尔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再容许任何党派或罪恶的痕迹。几个罪大恶极的人玷污了国民公会的名誉，国民公会当然是不会受他们压制的。”巴拉斯、弗雷隆、塔利安等人深知，如果罗伯斯比尔获胜，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弗雷隆、塔利安等人利用一切时机，拉拢国民公会中的沼泽派。沼泽派非常畏惧罗伯斯比尔派的势力。丹东派曾两度恳求他们合作反对罗伯斯比尔派，他们一直举棋不定。后来丹东派伪造一份罗伯斯比尔拟定的即将送上断头台的国民